

沪上到水乡，半世医者心



邓丹

天刚蒙蒙亮，中医诊室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有拄着拐杖的老妇人，有衣着光鲜的中年女子，还有一早从乡下赶来的夫妇俩——都是冲着八旬的顾老来的。

顾老坐在木桌后，骨节分明的手指按在患者腕上，稳得很。“勿要急，慢慢讲，啥地方勿适意呀？”背井离乡扎根洞庭湖畔的水乡已有六十多年，顾老依然满口吴侬软语。

当年，年轻的小顾从卫生部主办的中医师试点班毕业，听说洞庭湖畔血吸虫病肆虐，乡亲们在病痛中挣扎，他不顾家人阻拦，背着旧帆布包，揣着卷边的《本草纲目》就从上海来了。

莲叶

赵国培

并非树太绝望
不是风的罪状
纷纷摔倒在地上
叶子却并未心伤
整整站了三个季节
高高在上累得发慌
一门心思
回归温床
与泥土融为一体
春来再靓丽登场

想家的孩子圆了愿望
扎进大地母亲的胸膛
笑得多么香甜
睡得那么安详

博物馆展品

丁镇

这里陈列的有
玉化的石头
用火，把土和水
淬炼的陶瓷
从土石中抽取的
大地的肋骨——黄金
和青铜

这里陈列的是
被码放整齐的时间

松花江晨光

李景辉

松江北路在雾霭里，把长袖舒展
松花江，在此松开束腰

江风裹着薄荷凉，推波向北
雾纱被水鸟的翅尖划破
鱼群在碧波里翱翔
塔吊把工地剪影，嵌入渐亮的诗篇

晨光里的炊烟挺直腰板
与其共守一片渐醒的天
厂房玻璃贴满朝阳的问候

高铁点亮江岸，那耸入云霄的碳纤维大厦
正被晨光，细细描摹成浪漫文签
而江水仍在续写，关于新生的注脚
每朵浪花，都和晨光一样清新、饱满

钱红莉

现在的健身界流行一种时尚的饮食方式——生酮饮食，拒绝任何碳水。这种饮食结构，确乎反人性，我是做不到。因为过于热爱大米，以致每顿午餐，倘不能有半碗米饭，一下午的情绪都会郁郁不乐。

近年，为着健康计渐渐忌惮起精米精面，只好将早餐大米粥改为小米粥，但一周只能坚持三两次。其余数日，还是热爱大米粥。

秋天一点点地深了。每临秋深，总要想起童年，家乡正值晚稻大面积收割，又一茬新米上市。刚碾下的新米，煮饭易糊汤，大抵是支链淀粉活跃，未经沉淀之故。大人叮嘱我们，饭快熟前，记得用筷子在饭锅里杵几个小孔以便透气。

新米最适宜煮粥，口感茸茸糯糯。乡下烧的是柴火灶，大锅熬出的粥，在米香之外，又格外增了一层柴火的香气。

每天早晨，我们小孩子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淘米煮粥。睡眼惺忪坐到灶洞前，划一根火柴，引燃稻草把，顿时火焰熊熊，将粥顶开，熄火，稍微微火上半小时，再去“突粥”。“突粥”这个词，在吾乡方言里非常形象。大米煮开，熄火时慢慢生发化学反应，坚硬米粒变得软和，再点火顶开，米粒便在锅中突跳动，是谓“突粥”。四五分钟后熄火，大

一生可以吃下多少大米

锅边沿堆积一层米油。米油经过高温的炙烤，迅速起了一层洁白的米锅巴，捞起，入嘴，抿一抿，香而薄脆。

20世纪80年代，也无什么好菜佐粥，咸菜实在吃厌了。有一日，我突发奇想，拿一根山芋削皮，切丝，锅里倒一点儿菜籽油，瞬间炒出一碗山芋丝。

写到这里，依稀重回童年景致之中。不知怎么回事，一个孩子何以如此热爱山芋？烀着吃，蒸着吃，烧烤着吃，永远不厌，甚至用它当菜来吃。炒饭后的山芋丝，在味蕾上有一个复调的呈现，甜咸香交织。将山芋丝铺在粥上，喝一口粥，抿一抿山芋丝，其滋味一直留存于记忆深处，永远不忘。

新米粥不仅香气馥郁，口感尤佳。不知怎样形容这种“茸茸一片”的口感，用筷子夹起几粒米，会扯出长长细丝的那种水米交融感，它停留于口腔中的那种舒畅感，它慢慢滑至胃囊的那种慰藉感，非亲尝，不能体会一二。

这种新米的神奇口感非常短暂，月余，

板经》《素问》，医书上画满红圈。

他救过不少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位古稀老人得了子宫癌，卧床呻吟，儿女渐渐疏远，老人万念俱灰。他听说后，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上门，对症下药几个月，老人不能起身，还多活了六年，逢人就夸顾医生：“人心好，本领高，咯样的好医生真少见！”有对年轻夫妻，结婚五六年来怀不上孩子，两人闹离婚，抱着最后的希望找上顾医生的门。他把脉开方：“先吃三个月试试。”三个月后，他们如愿得子，后来全家去深圳安了家。

时光总是走得悄悄，不知什么时候起，那个英俊挺拔得像竹子一样的小顾医生，成了人人尊敬的“顾老”。他获评“湖南省名中医”，他的十多篇医学论文被国家级、省级医学权威杂志刊载，其中一篇论文还被选去德国参加国际医学研讨会。

我与顾老相识40年、共事30年，亲眼见证他不计名利、坚守医德的点点滴滴——为

贫困患者减免医药费、深夜冒雨出诊、将毕生所学倾囊传授给年轻医生，用一生践行“医者仁心”。

顾老的家特别朴素，家具是十几年前的旧款，家里到处是医书。行医多年，他从没要过红包，没吃过病人一顿饭。他曾想过留一张治好的不孕患者孩子的照片作纪念，因对方连带送礼品来，便再也不提，生怕坏了纯粹的医患情。

如今的顾老因腰椎间盘突出有些佝偻，却仍梳着整齐的分头，穿熨帖的衬衫，高挺的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给患者把脉问诊时，他的眼神依旧清亮。医院为他成立了名中医工作室，他依旧坚守一线，手把手带徒弟教授脉开方。

夕阳透过窗户，照在顾老花白的头发上。从沪上到水乡，六十余载岁月，顾老如诊室里的药香，不浓烈，却让人安心，用一颗医者心守护一方安康。

乌桕红，岁月暖

蔡忠海

在鄂北乡村，乌桕树俗称“油籽树”，是贫苦岁月的“摇钱树”。仲春时节，枝头缀满细碎白花，风起时纷纷扬扬，似一场小雪飘洒。花落后结出青果，裹着厚绿皮藏匿叶缝间生长。霜降一过，外壳“啪嗒”裂开，露出雪白圆籽——这便是我们盼了大半年的油籽。

20世纪80年代初，乡下日子拮据，一分钱需掰成两半花。一人冬，满山乌桕成了孩子们的“战场”，竹篓、蛇皮袋、长竹竿是随身“武器”。我带二弟、三弟抢先冲向村后老林，那里的乌桕树干粗壮，油籽结得密实，如串串沉甸甸的葡萄。

我那时11岁，身形瘦高，爬树轻而易举。我双手抓紧树干，三两下便攀上近3米高的分枝处。二弟递来长竹竿，我挥竿猛敲，油籽“哗啦啦”倾泻而下。弟弟们蹲地捡拾，竹篓转眼堆成小山。我继续向上攀爬，越往上，枝丫越细，在风中颤动摇曳。有一回踩断枯枝，不慎摔落，膝盖手掌擦破渗血。几次被“洋洋得意”蚕食，脖子胳膊肿如馒头，又痛又痒。回家后，母亲用肥皂水轻拭伤口，嘴上叨念着，眼底盈满疼惜。

油籽够够挑到镇上卖给收购站，过秤时我紧盯秤杆。巴望秤星多移半分。换来的钱，先给弟弟们买铅笔文具盒，我添些练习本，余钱交给母亲买盐打煤油。有一回父亲用零钱买回一斤猪肉，全家尝到荤腥。寒冬午后，我们用几分钱换到一颗水果糖，兄弟仨轮流舔舐，笑得咧开嘴，手冻得通红却不忘冷。

前几日跟堂哥通话，他说清凉寨、锦里沟早已焕然一新。当年我们攀爬的油籽树，如今化身风景树。初冬时，乌桕叶红似烈焰，枫叶艳若云霞，银杏叶飘落一地金黄，城里游客举起手机狂拍，称此为“鄂北九寨”。

我忆起去年初冬返乡，特意踱步到村后老林。当年攀过的老乌桕仍在，树干更粗壮，纹路更深邃。阳光穿透红黄树叶倾泻而下，在地面铺展成五彩斑斓的画卷。清凉寨门口，穿土家族服饰的姑娘们摆姿势拍照，孩童追逐落叶奔跑，笑声与我们当年一般清脆。山脚农家乐飘来板栗烧鸡的浓香，老板娘说，这季节游客全奔乌桕红叶，周末饭桌得提早预订。

我倏然领悟，那些攀树摘油籽的年月，掌心的油籽，母亲的絮叨，弟弟们的欢笑，早与乌桕年轮交织，凝成时光深处最暖的底色。如今老家乌桕树上的油籽无需再摘来换钱，却以红叶金果，滋养着乡亲们的新生活。

等雪落下

郭宗忠

清冷的空气，茫然无措的云，雪要在预报的时间才会来。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等，没有了雪突然出现的意外，没有了偶遇的惊喜。你还是在等雪吗？此刻，你知道，雪在慢慢梳理它的秀发，雪在描摹它的眉眼。

等你逐渐走过了中年，满头的白发似乎是心里积满了的雪。回忆雪时，那些年轻的岁月，那些遗忘了的青春，你是怎么把那些最好的年华，给了那些空茫茫的雪。那无边无际的要将你带向远方的梦，多年后回首，连一片雪花都没有留在手心。

你还是你吗？当无尽的等待终于化为一个个逝去的回忆，那些以为长久到永远的童年，那些愁绪纷纷的青年，那些稍纵即逝的中年，都曾经拥有过多少等待。等那些所谓的爱与功名，财富与地位都与你擦身而过之后，你再想拥有一天的青春、半天的童年、片刻的清闲，都是不再可能的奢望。

等年华逐渐远离了你，你还需要等待什么吗？一切不用再等，一切都来得太快，走得太快，你只想，你现在只需要的，是你的眼光一直停在你爱着的人身上，并与之对视一笑。然后，缝补衣裳，或是读一本书，有没有阳光都没有关系，有没有雪也无关紧要。

一份温暖落在了心里，像竹林边上的梅花，在不经意间开了。雪会来，也让雪慢慢来，落在半开的梅花上，落在开了的梅花上。

对面的瓦屋上，你会看着雪花一片接着一片，透过木格的窗玻璃，时光如此静谧，它要让每一个行人也放慢脚步，慢慢走向灯火阑珊的黄昏。你会慢慢品着一杯咖啡，它像日子一样需要慢慢品味，而不是一饮而尽。

也许，一个人会在冬天也不再需要雪，不再把与雪的相约当成一个期待，不再把与雪的相逢当成必须。或许，你等的并不是雪，你只是在等一个知音，你会举杯，会从心里对自己发出邀请：“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小雪的一天

董国宾

清晨被窗棂上的轻响惊醒时，便知是小雪来了。扒开窗帘一角，细碎的雪沫正贴着玻璃打转，像极了母亲缝补衣物时落下的棉絮。穿好衣裳往厨房去，果然见母亲系着藏青围裙，正站在灶台前熬粥。白雾从砂锅口漫出来，裹着红枣与小米的甜香，把整个屋子烘得暖融融的。

“醒啦？”母亲回头时，鬓角沾着点水汽，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笑意，“今天小雪，熬了小米红枣粥，再蒸几个红薯。”她手里拿着长柄勺，轻轻搅动着砂锅里的粥，米粒在沸水中翻滚，渐渐熬出琥珀色的稠汁。灶台边的竹篮里，摆着几个刚从地窖里取出来的红薯，表皮沾着泥土，却透着新鲜的气息。

我搬了张小板凳坐在厨房角落，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她从橱柜里取出一块粗布，仔细擦了擦蒸屉，又将红薯一个个摆进去，动作轻柔得像在摆弄珍宝。粥熬好时，雪已经密了些，落在院子里的老梨树上，枝丫上渐渐积了层薄白。母亲把粥盛在粗瓷碗里，又剥了个红薯放在我面前。

吃了早饭，母亲开始整理储藏室。里面堆着她秋天腌的咸菜、晒干的豆角，还有一串串挂在房梁上的干辣椒和玉米。我帮着母亲把玉米串挂得更整齐些，指尖触到干燥的玉米皮，粗糙却带着阳光的味道。雪还在下，落在母亲的发梢上，染白了几缕发丝。

中午时分，母亲要包饺子。她从冰箱里取出提前剁好的白菜猪肉馅，又拿出醒好的面团。母亲揉着面团，手法娴熟。我坐在旁边帮着擀皮，母亲包的饺子个个饱满，捏出的褶子整整齐齐，像一个个小元宝。

饺子下锅时，厨房里水汽弥漫，沸水翻滚着，饺子在锅里浮浮沉沉。母亲站在灶台边，拿着勺子轻轻搅动，防止饺子粘在一起。饺子煮好时，雪已经停了。母亲把饺子盛在盘子里，热气腾腾的，咬一口，白菜的鲜混着猪肉的香，再蘸点醋，瞬间驱散了身上的凉意。我们坐在桌边，一边吃饺子，一边聊着家常，窗外的梨树上，雪渐渐融化。

小雪的一天，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这些细碎的日常。最温暖的时光，不过是小雪落檐下，与母亲相伴，共食一餐暖食，共话一段家常。